

上榜『皖美宝藏小城』——

烈山靠『运动旅游』出圈

本报记者 孔令晖

和骑行社群,落地了机车巡游、自驾打卡等细分线路。”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李若萌说。

驱车半小时,抵达南湖。5000亩水面成了另一块招牌。桨板体验、皮划艇竞速、快艇冲浪,既能接待散客,也能承接团建和研学订单。岸边刚体验完桨板的合肥游客陈敏说:“没想到皖北还有这种玩法,朋友圈发出去,好几个人问在哪儿。”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片水,但从“卖煤”到“卖风景”再到“卖体验”,县域文旅的“差异化”价值就此显现。

王海如今成了朋友圈里的“烈山推介官”,隔三岔五带外地朋友跑龙脊天路、玩南湖桨板。“以前周末只能往外跑,现在外地朋友会组团来约我。”

光有山水还不够。围绕明清石榴园,当地布局了采摘和田园互动;运动社群负责日常内容供给;民宿和露营形成梯度住宿;地锅鸡、南湖鱼头解决运动后的补给。“我们着力打造一套引得来、留得住、带得走的运动旅游产品体系。”李若萌说。

产品摆在那儿,得有人来运营。运营的关键,是让市场主体真正扎下根、敢投入。

2019年,淮北市水上运动协会发起人高百安在南湖成立桨板俱乐部。几年下来,他陆续承接了首届长三角水上运动会、安徽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龙舟比赛等赛事,从单一体验项目发展为集赛事组织、专业培训于一体的综合业态。

邵景卫来得更早。2018年以来,他所在的公司投资数千万元打造餐饮民宿等精品业态。“我眼看着烈山一点点改变。”

龙脊天路中段,记者走进试运营的瀑布咖啡。负责人李进正忙着接待游客。“从4月开工到现在,每天都盯在项目上。2025年风景道通车以来,热度一直在涨,节假日每天营收过万元。与其去外地找项目,不如把热情放在家乡。”

单体企业之外,烈山区还在机制上做了创新尝试。2022年,14个村(社区)入股联营,成立淮北市禾佳景区管理公司,统一运营四季榴园景区。这个“跨村联营、托管运营”的模式,打破村域界限,把分散的文旅资源统进一个盘子。

效果立竿见影。2023年12月,皖北最大的滑雪场在四季榴园开园,从建设到开业用时不到半年。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130余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约1000万元,间接带动周边餐饮零售收入3000余万元。

政府出硬件、企业出运营、村集体出资源——三方各司其职,烈山文旅形成了从基建到运营再到收益分配的相对完整闭环。

“文旅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这是当地从业者的共识。“皖北运动旅游首选小城”这面旗竖起来了,但要真正立住,还有硬仗要打。

邵景卫觉得龙脊天路这个IP还远未做透。“G318能做到那么大,龙脊天路有类似潜质。”他建议找专业团队,围绕55公里做越野跑,“要做就做长期的、持久的品牌活动。”

市场端的反馈更具体。江苏噹噹叭叭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刘磊直言,“四季榴园感觉非常好,就是住宿量不够多。”江苏省自驾游协会副会长张祥调研后深有体会地说:“以前烈山只能组一日游,根本没钱赚。现在完全可以设计成两日游——水上运动加龙脊天路,再串上工业博物馆,利润空间就出来了。”

从龙脊天路下山时,天色渐晚,盘山道上的机车灯连成一条光带,缓缓向山下移动。李进的咖啡店依然人多,门口又停满了车。



机车爱好者驰骋龙脊天路。 受访者供图



外国游客在竹山体验当地生活。 受访者供图



俄罗斯游客学习扎染。 受访者供图

近日,70余名俄罗斯艺术爱好者走进湖南湘西凤凰县麻冲乡竹山村,开启为期10天的“金色画笔”夏令营苗乡艺术游学之旅。青石板古道蜿蜒,古朴苗家民居依山而建,这群远道而来的艺术创作者架起画板、拿起画笔,专注勾勒山水、民居、古巷的独特风貌。

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在竹山古村落研习水墨国画,从文房四宝到“墨分五色”,在一笔一画间感受东方美学的含蓄雅致;到访凤凰中华大熊猫苑观赏大熊猫、亲手制作熊猫窝窝头;从清晨的苗鼓教学、餐桌上的筷子文化到篝火晚会上的非遗表演,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俄罗斯女孩叶卡捷琳娜在此行中度过了自己18岁的生日。在中国乡村体验的成人仪式让她永生难忘,她说:“比起热闹的知名景区,我更喜欢探索这样原生态的乡村古寨。”

一个深藏湘西山区的苗寨乡村,让境外客人连住10天——这样的场景放在10年前,竹山村人想都不敢想。

2013年,竹山村人均年纯收入仅1820元。年轻人几乎全部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守着古老的石头寨子,“空心化”是这座苗寨最真实的写照。转机出现在2019年,竹山村以“公司+村集体+农户”模式启动文旅开发,村民以旅游资源入股凤凰旅投集团公司,村集体每年享受分红。

竹山村不新建演艺场馆,不破坏乡土原生肌理,把风雨桥当成迎宾舞台,让稻田步道化作流动剧场。在这里,晒谷坪就是互动空间,村民的堂屋被改造成非遗工坊。“村庄是舞台,文化是内容,村民是演员,场景是载体。”更重要的是,这套“文旅+”的发展模式,让每个年龄段的村民都能在家门口找到自己的位置。

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做民宿管家、导游、活动导演;40岁到60岁的中年人做客房卫生员、保安、后勤;60岁以上的老人则在非遗工坊里传承手工艺。竹山乡居用165张床位带动了周边近200人就业。

在竹山村,最动人的变化发生在老人身上。当地建起非遗工坊、苗绣堂,邀请非遗传承人入驻。全村20多位非遗传承人被请进工坊,年龄最大的95岁,最小的也有60多岁。他们在工坊传授技艺,向游客展示苗绣、编花带等传统手工艺。

92岁的龙妹叭打了一辈子花边,从没想过有一天坐在家中打花边的日常劳作,会成为游客的“热门打卡场景”。“在家也是做这些事。”龙妹叭说。在竹山,这些日常劳作有了新的意义——不仅是一份收入,更是一种被看见、被尊重的价值。

竹山村的发展,让普通人成为文旅体验中最真实、最动人的部分。

凤凰旅投集团是当地的国资企业,负责竹山村的运营,公司负责人张顺心介绍:“竹山乡居不是单纯算住宿账,而是算一本更大的账。”在

苗寨竹山:

小而美的山乡文旅样本

本报记者 李铮

经济层面,“民宿+”带来的是“打开后备箱经济”——猕猴桃熟了,组织住客到果园采摘;菌子季到了,带客人上山采菌。在文化层面,非遗工坊里的老人不仅是员工,更是文化大使,他们的手艺从此变成了游客追捧的文旅产品。

在入境游方面,竹山村正从被动迎客走向主动出海。依托张家界承接国际游客外溢客流,通过自媒体持续传播真实的苗寨生活,吸引境外游客“种草”。2025年9月,中国对俄罗斯试行免签政策后,竹山村抓住机遇主动出击。今年“五一”假期,一拨又一拨外国游客走进竹山村。除了住宿,竹山乡居与紧邻的凤凰中华大熊猫苑深度联动,两家公司同为凤凰旅投集团运营的重点项目,通过入住竹山乡居送熊猫苑门票,让“国宝+苗乡”的旅游线路成为颇具特色的项目。

竹山取得成功有几个核心要素:保存完好的苗族文化资源禀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房屋所有权保留+经营权入股”的制度设计;不搞大拆大建,不追求规模效应的轻量化运营路径,以及让每一个年龄段的村民都能在产业链中找到就业岗位。

面向未来,挑战同样存在。165张床位的体量限制了规模化收益,如何在保持“小而美”的同时提升盈利能力,如何在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守住文化底色,仍是竹山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

我的挂职故事

2025年7月27日,我作为中央第十一批援藏干部踏上雪域高原。进藏第三天,高原反应尚未适应,我便从前任援友手中郑重接过接力棒,一头扎进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型晚会《雪域欢歌》的筹备工作中。

此前,我对西藏文化的了解还停留在书本与影像里,而进藏后20多个日夜与大家并肩奋战,成为一场直抵灵魂的洗礼。牧歌嘹亮、堆谐铿锵、锅庄炽热、藏戏古朴、铜钦浑厚——这些艺术并非舞台上的表演,而是高原儿女最本真的生命律动。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剧场,我亲眼见证演员以饱满的热情讴歌时代。晚会音乐总监贡嘎伦珠连续一个多月高负荷运转,长期熬夜导致右视网膜脱落,不得不紧急赴内地手术,可他心系晚会,在病床上无法使用电脑,偷偷拿出纸笔,凭记忆写下脑海中迸发的旋律。艺术家对民族文化的坚守,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职业精神,让我从心底里敬佩。8月20日晚,《雪域欢歌》盛大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现场,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一同观看演出。台上演员真情流露的呼唤与台下嘉宾、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交织成一幅动人画卷。那份融入与感动,驱散了缺氧的憋闷,也让我迅速消解了进藏的疏离感。从那一刻起,我心中更加笃定:我不是过客,而是这片文艺沃土上的一分子。

进藏后的几个月,我跑遍自治区主要文

艺院团,与编剧、导演、演员逐一座谈。调研越深入,越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创作理念相对滞后,内地前沿的舞台科技与叙事手法传入缓慢;优秀剧目赴区外展演,动辄高昂的运输与差旅费用,无形中筑起交流的高墙;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年轻骨干受困于待遇与发展空间,外流现象令人揪心;院团在用人、分配、激励上仍显僵化,难以适应激烈的文化市场竞争。

面对这些瓶颈,我深感受援不仅是“输血”,更是“造血”;不仅要“搭台”,更要“破局”。在高原工作,最怕急功近利的“面子工程”。我时刻告诫自己,必须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沉下心来为西藏文艺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熔铸是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贯穿西藏文艺工作的灵魂。这绝非生硬说教或口号式宣传所能承载,而应内化为创作的内在驱动力,通过艺术化的语言和情感化的叙事自然流淌,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为此,我们持续擦亮“格桑花演出季”品牌,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西藏和平解放纪念日、“七一”、国庆等重要节点,策划推出一系列优秀剧目展演,深入基层开展惠民演出,用文艺讲述“我们”共同的过去,描绘“我们”共同的现在,构筑“我们”共同的未来,让休戚与共、荣辱与共、深情在观众心中生根。

支撑在平台。在2026年第三届西藏文

心植雪域 艺结同心

张雪超

化艺术节期间,我总结以往经验,积极推动改革:回归作品质量导向,精简压缩子项活动,让真正的好作品“站”到聚光灯下;引入区外评审与大众评审,让评奖更加公开透明;邀请区外优秀剧目来藏展演,为西藏同行打开一扇望向更广阔世界的窗户;将演出场所搬进景区,让“看戏”成为游西藏的新玩法。艺术节正日渐成为扎根高原沃土、暖透各族人心的文化节日。

突破口在精品。好作品是改出来的。藏粤融合剧《驻藏张大人》,将粤剧与藏戏两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表演艺术有机交融。跨越山海的文化对话,生动诠释了汉藏民族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的血脉亲情;西藏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用全世界都能听懂的节奏讲述西藏故事,北京首演收获热烈反响;话剧《八廓街北院》以一口井的变迁见证跨越千年的沧桑,将民族团结化为可感知的生活肌理……这些作品基础扎实、潜力深厚,我们秉持“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持续推动创作打磨和复排提升。剧目研讨常常持续到深夜,为了一处细节,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但第二天见面依然笑着打招呼,继续接着改。我们追求的,不是昙花一现的应景之作,而是能留得下、传得开的经典之作。

根本在改革。体制机制的活力,决定着一方文艺的长远生命力。我们制定文艺院团“一团一策”实施意见,为每个院团量身定



张雪超近照 受访者提供

制发展规划。建立“大剧院之友”会员机制,培育本土固定观众群体,让剧场真正“活”起来。在人才政策上大胆突破,推动艺术人才职称破格评定。依托文化和旅游部“订单式”人才项目,组织紧缺文艺骨干到国家院团跟班学习。同时,我格外关注新文艺群体成长,支持西藏街舞等新文艺组织发展壮大,让传统与潮流在这片土地上激荡出新的火花。

海拔虽高,但高不过信仰;氧气虽少,但挡不住真情。在这片离天最近、人心最净的土地上,我愿做一颗铺路石,与西藏文艺工作者一道,书写新时代雪域高原的壮丽诗篇。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副主任,现任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